

現代創作文庫

葉紹鈞選集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葉紹鈞選集

徐沉
葉志慶
編選

現代創作文庫 共八十輯

張丁巴魯茅沈老田王廬冰梨王徐葉林郁魯

天 從 統 靈獨志紹哥達

翼玲金彥盾文舍漢照隱心鳳清摩鉤堂夫迅

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選

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 新一版

葉紹鈞選集

編輯者
徐葉
沈忠
四愛

發行人 沈東海

出版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 中央書店

地址 上海福州路二二八號

地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電話九〇七二二
電報掛號八五二六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理批發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理批發

題記

葉氏是文藝研究會的中份堅子，其從事文學生活極早。處女作隔膜一集於一九二二出版，受到廣大的青年讀者所歡迎。繼作有火災等集。至長篇倪煥之出，一般認為是葉氏——也可說是中國文壇的——劃時期作品。茅盾更稱之為「扛鼎的工作」。

葉氏曾做過十年小學教員，故他的作品中人，物多小學教員及農村智識份子。又因此之故，嘗作童話。為中國寫創作童話的第一人。其稻草人一集，鄭振鐸氏說：「全集中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成功之作。」

因此，本集裏除小說外，也收了五篇童話。

葉氏寫作態度極為嚴肅，產量不算多，但其所作却皆結構謹嚴。他以含淚之筆，深刻地描寫現實的人生，有自然主義的傾向。

葉氏蘇州人，字聖陶，鄧生亦其筆名。現任開明書店編輯。

其作品：

小說集：《隔膜》、《火災》、《練下城中》、《未厭集》。

長篇有：《倪煥之》。

童話有：《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

散文有：《腳步集》。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目次

題記

★

★

★

★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

★

★

★

小說：

丁祭

四

微波

一二

夜

三〇

抗爭

四二

遺腹子

六三

潘先生在羣中

七五

大災·····九六

小規的回家·····一〇四

地動·····一〇七

樂園·····一一二

義兒·····一一七

飯·····一二七

一課·····一三六

綠衣·····一四二

阿鳳·····一四七

隔膜·····一五二

低能兒·····一六〇

母·····一六八

童話：

古代英雄的石像·····一七三

稻草人·····一七九

散文：

花園之外.....	一八八
梧桐子.....	一九五
小白船.....	二〇一

詩：

三種船.....	二〇八
遠窩.....	二一八
牽牛花.....	二二一
雨法師.....	二二三
『心是分別不開的』.....	二三一
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二四二
悲語.....	二四六
黑夜.....	二四六

隨便談談我的寫小說

我做過將近十年的小學教員，對於小學教員界的輪廓比較知道得清楚點。我不懂什麼教育學，因為我不是師範出身；我只能直覺地評判我所知道的。評判當然要有尺度，我的尺度也是杜撰的。不幸得很，用了我的尺度，去看小學教育界，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少了。我又沒有什麼力量把那些不滿意的事情改過來，我也不能苦口婆心地向人家勸說——因為我完全沒有口才。於是自然而然的走到用文字來諷刺他的路上去。我有幾篇小說，講到學校教員和學生的，就是這樣產生的。

其實不只是講到學校教員和學生的小說，我的其他小說的產生差不多都如此。某一事象我覺得他不對，就提起筆來諷刺他一下。我的敘述當然不能超越我的認識與理解的範圍；認識與理解不全分，因而使敘述出來的成為歪斜變態的形相，這樣的事情是不能免的。但是我常常留意把自己表示主張的部分減到最少的限度。我也不是要取得『寫實主義』『寫實派』等的封號，我以為已盡

示主張的部分如果佔了很多的篇幅，就超出了調他一下的範圍了。

塔問創作的經驗，我實在回答不來。我只覺得有了一個材料而不曾把他寫下來的當兒，心裏就好像負了債似的，時時刻刻會想到他，做別的工作也沒有心路。於是只好提起筆來寫。在我寫小說是件苦事情。下筆向來是慢的，寫了一節要重複讀三四遍，多到十幾遍，其實也不過增減幾個字或者一兩句而已。一天一篇的記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已動筆而未完篇的一段時間中的緊張心情，誇張一點說，有點像呻吟在產褥上的產婦的。直到完篇，長長地透一口氣，這是非常的快樂。然而這不是成功的快樂，我從來不曾成功過。有人問我對於自己的小說那一篇最滿意，我真個說不出來，只好老實說沒有滿意的。也有人指出那一篇還可以，那一篇的那些地方有點兄意思，我自己去度閱，纔覺得果然還可以，有點兄意思。不懂得批評之學，這樣不自知也是應該的，無足深愧。

我一直不把寫小說當作甚勝甚盛的事，雖然在寫的時候，我也不願馬馬虎虎。所謂調他一下也只是聊以自適而已。於社會會有什麼影響，我是不甚相信的。出一本集子，看的也是作小說的人以及預備作小說的人，說得寬一點，總之是廣大羣衆中間最少最少的一羣。誰沒落了，誰升起了，都是這最少最少的一羣中間的事。圈子以外全然不知道。這與書家寫字，畫家作畫有什麼兩樣？所以要講功利，寫小說不如說書、唱戲、演電影、寫通俗唱本、畫連環圖畫。我最近一年間寫了一部初級小學國語課本，銷行起來，數量一定比小說集子多，這倒是擔責任的事。如果有什麼荒謬的東西包含在裏邊，貽害兒

童實非淺鮮。小說要對於社會發生影響，至少在能夠代替舊小說三國志、紅樓夢的時候；如果大多數的同胞都識了字，都歡喜讀新小說，那時候自然影響更大了。

在一篇回憶「一二八」的戰時瑣記裏，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說作宣傳文字麼，士兵本身的行為的宣傳力量比文字強千萬倍呢。你說製作什麼文藝品，表現抗關精神麼，中國卻是一種書賣到一萬本就算銷數很了不得的國家。在這一點上，我以為執筆的人應該沒落。』我是真切地這樣感到饒這樣說的。誰知就有人稱我為文學無用論者，說我這說法是一種烟幕彈。我並不在這里應戰，用了烟幕彈預備襲擊誰呢？說的人沒有說明白，我至今也還想不透。

我以後大概還要寫小說，當職業的工作清閒一點，而材料在我心頭形成一個凝合體的時候。

一九三三年四月五日寫。

· 選自創作的經驗 ·

丁祭

「明年是丁丑，菊翁輪到你老先生重游泮宮了。」

菊翁聽到這個話，右手三個指頭抖抖地掀起下巴底下一撮花白鬚，眼光垂下來看了看，同時兩條鼻涕在鼻管口露一露，臉就縮了進去，他似笑非笑地說：「不錯，明年是丁丑了，只是我身體不好，知道活不活得到明年！」

坐在這明倫堂上的人都有鬚，白的，黑的，或是花白的，看見菊翁掀鬚，大家好像感受了催眠術，各自把右手伸到嘴邊，有的效學菊翁的手法，有的專捻上唇的兩邊，保持「大學服藥」的派頭，有的只因鬚短到無可掀，就用兩個指頭摘那鬚根。

「那裏，那裏，大家給菊翁安慰。」

一個乾而瘦的黑鬚，接着說：「明年菊翁重游泮宮，我們要敬他一杯酒。我看，就在這明倫堂擺酒最好。」

於是大家看明倫堂，把眼睛的溜溜旋轉來。白墻的屏門轉了色，像給煤煙熏過了似的。懸空的幾根柱子寂寞地站在那裏，黑漆剝落了大部分，挨着橫樑挂着「狀元」「進士」「舉人」等等的匾額，有好幾塊歪斜了，說不定就要掉下來。牆上新近刷過一層粉，但粉底下仍舊露出深深草草用墨筆

寫的『打倒』『革命』那些字的痕跡。前面沒有窗子，風捲着棉絮似的雪花直吹到老人們坐着的地方。庭中的柏樹上，雪漸漸地積起來。一隻烏鴉冒冒失失地飛來，歇在一棵柏樹上叫了幾聲，又一溜煙飛去了。隨即來了六七隻麻雀，縮緊了項頸，啾啾地叫。

大家看得好像很滿意，一窩蜂地說：『硯翁的話不錯，當然明倫堂最好，當然明倫堂最好。』

乾而瘦的黑鬍鬚起勁起來，尖着嗓子說：『這裏新修理呢。若不是東洋領事提出意見，恐怕到今朝還是破敗不堪，那幾家窮人家的鍋灶同鋪蓋還是擺在我們旁邊呢。』

『那東洋領事怎麼說？』一個圓臉發紅的白鬍鬚問，發音含糊糊地。

『有一天，東洋領事到這裏玩兒，說這裏是聖人的地方，太破敗了，應該修理修理，窮人家應該趕出去，怎麼好讓他們在這裏住下。這個話不錯呀，我們這方面就一一照辦了。』

『在這件事情上，硯翁也費了不少的心呢。』

硯翁沒聽清楚這個話是誰說的，也就並不對着誰，只是說：『那裏，那裏。』

圓臉發紅的白鬍鬚想了一想，又含糊糊地說：『東洋人倒也知道敬重孔夫子。』

『他們講王道，當然敬重孔夫子。聽說他們國度裏像我們中國一樣，各處都有聖廟呢。』

『各位看過今天的地方日報嗎？』一個生着幾根黃黃的鬍鬚的向大家看了一周，不等回答，就接下去說：『報上載着，北京的宋哲元，宋委員長，今天也要親自去祭聖廟呢。他是個武官，能夠敬重孔

夫子，難得之至。」

「也並不難得，現在的武官頗有敬重孔夫子的像……」

另一個搶出來說：「那末我們也算不得背時了，哈哈。當初革命軍來了，以為全是洪水猛獸一般的傢伙，原來倒不少我輩中人。」

「革命，革命，最要緊的羊心。羊心是什麼？就是孔門的正心誠意的工夫。現在的人這顆心太壞了，壞得缺了一隻角，壞得歪到了胛肢窩去。要是不講羊心，真是不堪設想，不堪設想。」

戴着綴帽子、皮帽子、烏紙帽子的許多頭顱顫動起來，一窩蜂地說：「不錯，不錯。」

「所以，」菊翁得意地說，「我在教兩個小孫子大學。既然進了學堂，教科書不能不讀，但是教科書什麼東西，貓開口了，羊說話了，好好的人不做倒去教學畜生。我的小學總巴望他們像一個人，所以要他們讀大學，讓他們懂得一點正心誠意的工夫。」

又是一陣「不錯」之後，氣鬚故意咳一聲嗽，說：「說起人心壞，現在的人心的確壞。各位可知道，昨天西鄉種田人鬧事為的什麼？唉，豈有此理！有一批種田人弄到了幾個錢，預備先還幾成租，另一批人可沒有錢，就聚眾強制他們，教他們不要還，這才鬧起來的。而且這班鬧事的並不是無賴的小夥子，都是做婆婆做奶奶的老太婆。她們非但不還租，還向鄉長要飯吃。人心壞到……」他彷彿不能說下去了。

硯翁兩顆眼珠突了出來，在瘦臉上顯得特別大，他憤激地說：「這簡直通用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就是了！現在中央不是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嗎？一句老話：『賊從租出，租由佃完。』種田人抗租還租，國家的賦稅那裏來？我們的吃用那裏來？豈不是擾亂治安。」

鼠鬚端起茶碗來喝了一口，茶冰冷了，激痛了蛀牙齒，他就把茶吐還茶碗裏。但是嘴裏經這麼一潤，他的氣憤似乎鬆了一點，他又報告說：「昨天下午四點鐘，有一隊弟兄們下鄉去了。但願把這班老太婆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回來。」

「這幾天，北京的學生子正像湖蟹一樣一串串地牽連在那裏呢？你想，一連連了一百多。」

「他們實在罪有應得，無端起來胡鬧，東喊一陣，西跑一陣，弄得人心惶惶，不是擾亂治安是什麼？他們開口救國，閉口救國，嘆，國家是你們學生子的嗎？我前幾天看報，看見中央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我就知道，他們倒楣的日子快要到了。」

「諫翁，聽說令坦在北京不肯回來，有這話嗎？」

諫翁梳理着他的灰白色的絡腮鬍，點點頭說：「有的。親翁寫了好幾封信去，教他不要讀什麼書了，回家來還有口飯吃。可是他回信總說不願意回來。還說到鄉下去宣傳，吃了許多的苦，可是很樂意，很有長進。又據小女說，他還寫了什麼文章登在報上呢。這樣的一個人，說不定遠往的一百多個裏頭就有他。我替小女打算，恐怕還是同律師商量商量，提出離婚的好。」

『離鄉』菊翁對詠翁的路颯飈看了一眼，臉上現出一副尷尬的神色，但一會兒也就變得若無其事，話也不說下去了。

『呵，洛翁來了。』

大家向庭中看，一個青布長衫的用人扶著面孔皺得像乾棗子可是不生鬍鬚的洛翁在走過來。黑布陽傘上幾乎鋪滿了雪。

『洛翁來了，我們可以祭了。』

大家站起來，嘴裏施施地作響。

『洛翁』一陣招呼之後，大家擠在一起，連同洛翁和青布長衫的用人，緩緩地沿著迴廊，向大殿而去。

『翁，走好。』

『坐了一會，脚都凍僵了。』

『這樣大雪，怎麼好祭呢？』

『就是下銀片，也得要祭呵。』

『翁，當心脚下水。』

『翁，把皮袍子拉一把吧。』

大成殿裏燭燭焚的臭氣使諸翁都用手掩着鼻子，但一會兒手又放下來，很恭敬地垂着。大家
在『正位』以及『四配』、『十哲』的供桌上檢閱。

『怎麼三牲都這樣小？』

『小豬在廣東算是名品，小牛又是最滋補的東西，現在孔夫子也講時髦，講衛生了，哈哈。』

『實在經費不夠，』祝翁轉一個身，當眾說明。『只好買得小一點。現在什麼東西都貴。』

『豆腐也漲價了，本來兩個銅板一塊，現在漲到三個。』

『都是那輔幣害人。一分以下只有半分，半分是十五文。豆腐要漲價，呆子也會想，漲到了一分吧。其實一分的輔幣還沒有一個銅板那麼大。』

『別的不用說，今天我們分「肥肉」要吃虧了，』鼠輩望着插在燭台上的蠟燭，上了心事似地。

『你老先生沒有關係，因為你是念佛吃素的了。』

『我的兒子媳婦並沒有念佛吃素呀。』鼠輩說了之後，忽然發見了補償的辦法，他自言自語說：『等會兒我要拿這支頂大的蠟燭頭。』

『蠟燭頭嗎？我也準備拿一支。』

『我們從小到老，一直要拿祭過聖人的蠟燭頭。到底有沒有靈驗，可不知道。』